

谢宏一著

Lui Ba Zhao
Eru Duo

嘴巴找耳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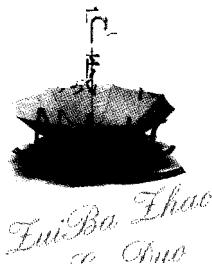
这个浮躁的时代，嘴巴到处寻找耳朵
茫茫人海中，有谁愿意真心聆听你的声音

爱情与

有关
是寻找
归处

嘴巴找耳朵

谢 宏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嘴巴找耳朵/谢宏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2

ISBN 978 - 7 - 5104 - 3666 - 6

I. ①嘴… II. ①谢…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94738 号

嘴巴找耳朵

策 划：李 锋 作 者：谢 宏

责任编辑：靳丽霞 特约编辑：陈 飞 李 丽

责任印制：李一鸣 马正琴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660mm×960mm 1/16

字数：181 千字 印张：13.5

版次：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104 - 3666 - 6

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目录

Zui Ba Zhao Er Duo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手稿	后窗故事	爱散了	警察与记者	惊艳	爱了	模特儿生涯	大学	禁书	十八变	结识	引子
080	074	064	058	048	043	035	025	018	010	006	001

目录

Zui Ba Zhao Er Duo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悬念	假面舞会	恋爱	长发飘飘	决裂	饭局	神秘约会	崩溃	婚姻生活	网络日记	重逢
203	192	177	164	143	134	123	111	099	094	085

引子

Zui Ba Zhao Er Duo

杜飞关上电脑时已经是凌晨 2 点钟了，此时夜深人静，只有偶尔从远处传来的一两声狗叫声，或者马路上突然驶过的汽车马达声，或者联防队员的吆喝声。

杜飞从电脑座椅上退下来，转身看见慕容正半躺在床上，盯着自己看。她穿着一件纯白色的丝质睡衣，身体显出凹凸的曲线来，一副秀色可餐的模样。

杜飞身体有些燥热，下面刚想作乱，却被渐浓的困意拿住了。杜飞打着哈欠，用手揉着发酸的眼睛，疲惫地走到床边。刚到床边，他就嗅到一股女人沐浴后的清香，但他只是伸出手，拉拉慕容的头发，又拍拍她的脸，说：“宝贝儿快去睡啊，明天还要为人民服务呢。”

慕容一动不动地看着杜飞，突然一转头，一口咬住杜飞滑到她脸颊边的手指。杜飞“哎呀”一声，捂住手大叫，“白骨精要吃人了！”慕容松开口，然后拉住杜飞的手，抚摸着他带齿印的手指，说先不要忙着睡觉，她要给他讲个故事，好听的故事。

此刻，杜飞对什么故事都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就是床，慕容身下的那块小小的地方。他打着哈欠对慕容说：“小朋友当然欢迎故事会，但这等好事留待明天再说更好。”

慕容脸带不悦，不依不饶地说：“哈！既然是好事，为什么要等到明天呢？”她不满地数落说，“你一上网就像要在上面住下似的，连听我讲故事也觉得烦。”她坚持要马上就讲，说否则的话，她心里堵得慌。

杜飞还能说什么呢？他只好满脸堆笑说：“好吧好吧，夫人稍等片刻，我马上滚上床，接受批评，端正态度，这就摆好最佳的姿势，聆听夫人的第一千零一个故事。”杜飞半躺在床上，摆了个舒服的姿势，耷拉着眼帘听慕容讲。

杜飞想，自己最好在慕容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入睡。当然，最好的结果是慕容比他先进入睡眠状态。杜飞不知道慕容是否觉察到了自己的诡计，而慕容也没管他是否真正在听。她稍稍坐起身子，饶有兴致地讲了起来。

杜飞看不见慕容的嘴巴，但他听见慕容的声音像蚊子一样嗡嗡地叫着，搞得他老处于欲睡还醒的状态。

此时，屋子里很静，杜飞可以听到钟表走动的声音，嘀嗒－嘀嗒－嘀嗒，还有马路上驶来驶去的车辆的马达声。后来杜飞将自己设想成处于催眠状态，他用心地分辨钟表微弱的走动声，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字，过了一会儿，还真的起到了作用。

就在杜飞感到自己马上就要坠入黑暗深渊的一刹那，他突然梦见一只猫伸出爪子，抓住了他的耳朵，他一惊，醒了过来。

他听见慕容说：“今天早上一上班，卓仪就给我打电话，说她将亚瑟杀了，头就放在微波炉里烤着。她说没想到人肉味那么香……”

杜飞“啊”地喊了一声，猛地睁开眼，跳了起来，大声地问慕容：“你胡说什么呀？我是在做梦吗？你还说什么？还不快去报案？”

慕容白了杜飞一眼，用手按住杜飞的额头说：“你还没听完，急什么？”

杜飞挺身坐了起来，咽着口水说：“那你继续说呀！”

慕容慢悠悠地下了床，说要去客厅倒杯水喝。

慕容回到睡房门口时，一阵穿堂风吹了进来，她那纯白丝质睡衣在风的吹动下飘动起来，看得杜飞的眼睛有点花，他的心跳突然加快，他感到自己的皮肤紧了起来，起了鸡皮疙瘩。

慕容懒洋洋地躺回床上，一边喝水，一边继续讲那个中断了的故事。杜飞听到慕容“咕嘟咕嘟”的喝水声，睡意一下子全跑光了。他看着慕容慢条斯理的样子，气急败坏地喊：“你就不能快点讲完再喝吗？”

慕容瞟了他一眼，依旧不急不慢地讲着她早上听来的故事。

今天早上，慕容一早到了办公室，和其他同事打过招呼后，就像往常一样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吃着买来的早点。慕容不想在小店吃，那里人太多，而且店里没有空调，满屋的热气和食物的味道，被几把摇头的电扇刮得转来转去，让人喘不过气来。

慕容不喜欢那种闹哄哄的氛围。

在办公室就舒服多了，有空调开着，只要你在上班前吃完，就没有人来和你挤搡，当然更不用去闻别人的汗酸味。

慕容今天的早餐是肉包和豆浆。她正将一个肉包吃到一半的时候，桌上的电话响了。慕容一开始并不想接，一来她的手油腻，二来还没有到上班时间。她对自己享受美食的过程被打断很不满，于是皱着眉头继续吃。

可是电话铃好像故意和她作对一样，一直响个不停。铃声惊动了离慕容不远的一个同事，她站起来朝慕容这边张望。慕容有点不好意思了，只好右手举着包子，用左手拿起了话筒。

慕容问找谁。她的语气显得有点不耐烦。

那边犹豫了一下说：“找慕容啊。”

慕容说：“我就是呀。”

那边说：“慕容，你快来我家，我要和你说件事情。”

慕容说：“我正在吃早餐，为什么要去你家？”

那边说：“因为我想你来！”语气似乎有点儿霸道。

慕容听了心里有点儿火：“你是什么人，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那边愣了一下，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支吾了几声后才如梦初醒，赶紧说：“我是卓仪啊！”

“老天！”慕容惊呼了一声，原来是她！她的声音怎么会变得如此嘶哑干涩？

慕容脸上的怒气消散了，不禁笑了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啊，跟我玩变声游戏呀？”

慕容问她怎么还待在家里，都快到上班时间了。慕容猜她难道是在休息，昨晚怎么没有听她说过啊？抬腕看看表，7点50分，快到上班时间了。

卓仪焦急地说：“你快过来吧，我真的很想和你谈谈。”

慕容笑了笑说：“我快要上班了，我要打卡的。”慕容后面又加了一句，“昨晚还没聊够啊？你不会早上醒来突然又想起还有什么秘密没有说吧？”

昨晚，慕容和卓仪聊到凌晨才散。当时大排档就剩他们一桌，和另外的一对了。大排档在明亮的灯光下，显得有点冷清，老板娘也在收银台后打着瞌睡。

在这之前，慕容和卓仪走过了无数条有灯光但很安静的大街。她们觉得灯光有种安全感和温馨感。当然，一路上，卓仪只是个倾诉者，而慕容是个聆听者。

她们走着，聊着，慕容的思绪不时从卓仪诉说的情境中跳出来，观察着四周的景色变化，她发觉街上的行人都朝她们张望。

慕容知道，是身边的卓仪吸引了他们的目光，特别是那些男人们的目光。她们渐渐地滑进了夜色的深处，四周的行人和车辆也渐渐地潜入到更深的夜色里，好像消失了行踪。

后来她们走得有点累了，肚子也有点饿了。慕容看见远处有一个大排档还亮着灯光，便提议吃点夜宵再说。卓仪的叙述暂时中断。他们在大排档坐下，点完菜又继续聊起来。

再后来，卓仪已经将她和亚瑟之间的事情讲得差不多了，就像桌

上的残羹剩菜，她要不时用心去挑，才能挑出可以入口的菜。

慕容听卓仪说完，叹了一口气说：“你们呀，不是冤家不聚头。”

卓仪听了没有说话，她频频喝着茶水，因为她话说得太多了。最后，慕容听卓仪将所有的事都讲完了，才和她分手回到住处。

慕容拿着话筒，觉得有些奇怪，心想是不是又发生什么事了。于是她让卓仪有什么事情就直说。

卓仪说：“你过来吧，我要详细和你说。”

慕容说：“我还差五分钟就上班了，你在电话里说吧。”

卓仪坚持让慕容去她那儿才说。

慕容看了一眼油腻的手指，剩下的半个包子，里面的肉和油都滴下来了，然后说：“我要挂了，我要在上班之前吃完早餐的，我上午有个例会。”

卓仪并没有马上作出回答，话筒里传来她沉重的呼吸声。

慕容催促她说：“就这样吧？”

电话那边，卓仪似乎犹豫了一下，像是放弃了她原先的坚持。

卓仪说：“那我现在和你说吧，我……我将亚瑟杀了。”

慕容一听不禁笑了：“是将卓仪杀了吧？那也好，杀了过去的卓仪，新的卓仪就出生了。否则你老穿新衣过旧日子。”之后她又补充道，“下班后我再和新的卓仪会会面。不过，现在我要挂电话了。”

卓仪等慕容笑完说完，缓慢地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我再和你说一遍，我真杀了亚瑟，就在昨晚上，和你散了之后。他的头就放在微波炉里烤着。”

卓仪的声音沙哑干涩，说话的口气就像法官在宣读一份判决书。这在慕容听来，简直像是另一个人在说话。

整个办公室死一样寂静，慕容的脑子空白了几秒钟，她无意识地看了看自己油腻的手指，那半个包子的肉馅和喝了一半的豆浆，然后她突然“哇”的一声，将吃下去的东西吐了一地。

1 结识

现在来说说慕容是怎样认识卓仪的吧。

慕容说她那天接到卓仪的传呼时，已经是下午 6 点钟了。当时她看了一眼屏幕上显示的数字，有点陌生，这让她有些犹豫是否要回复。

那天，慕容整个下午都待在办公室里做一篇专稿，专稿做完时，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她走出编辑部的大门，还没喘过气来，包里的传呼机就响了，与她肚子里饥饿的“咕咕”声应和在了一起。

慕容用手机回了电话。她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传了过来，北方口音，悦耳动听，但慕容听出了对方的疲惫和亢奋。

那女声问慕容是不是编辑部“私人档案”版的记者。

慕容说是，又问她有什么事可以帮忙。

那个女人急迫地说她想说说自己的故事。

慕容说：“好啊，什么时候呢？”

那个女人问：“现在好么？”

慕容有点犹豫，因为她的肚子在“唱歌”了。最后，那个女人又征求她的意见，说一起去吃饭。

应该说那是一次耳朵与嘴巴的盛宴。慕容是在阳光酒店的西餐厅和那个女人碰面的。女人自我介绍说姓卓，单名一个仪字。女人个子很高，慕容仰视地和她握了握手。

坐下来后，慕容注意到了她白皙修长的手指。卓仪从包里掏出一包“摩尔”牌香烟，放在桌上，她抽出一支，朝慕容示意。慕容摇了摇头，表示自己不抽。卓仪自己点上一支，吐出一口淡白色的烟雾，随之她微皱的眉头也松开了。

慕容马上便有了话题，问她什么时候抽上的。卓仪说才三个星期。接着她就被烟呛了，咳嗽起来，咳出了眼泪。慕容赶紧递给她一张纸巾。

泪眼朦胧的卓仪问慕容：“我漂亮吗？”

慕容对这个问题反应迟钝，犹豫了片刻，才反问她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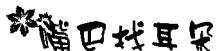
卓仪猛地吸了一口烟，又吐了出来，有点茫然地说：“因为我弄不明白啊。”

慕容“哦”了一声，但心里还是感到疑惑。

这时慕容要的海鲜饭上来了，卓仪示意她不要客气，先吃。但慕容还是喝杯里的白开水。片刻后，卓仪点的石斑鱼也上来了。她们便边吃边聊起来，但说的都是些闲话。

卓仪此时好像并不着急讲自己的故事，她只是优雅地边吃边谈，就像和一个老朋友在餐厅里叙旧。当然，慕容也没有催她，她只是在等待，对类似的场面，她已经久经考验了，培养了足够的耐心来对付各色各样的倾诉者。

她刚开始参与这个主题报道，面对采访对象时，往往显得急躁而亢奋，说话有点喧宾夺主的意味。而此时的采访对象，虽然也想将故



事倒出来，但在真正面对一个陌生人时，也难免会有点紧张，不知道该从何说起才好，因而将自己的故事讲得很是凌乱和琐碎。

后来采访的次数多了，慕容也慢慢有了经验，见面时，她并不马上就进入自己的职业角色，而是从一些轻松的话题聊起，等取得采访对象的信任，神情平和下来后，再进行真正的工作，这样取得的效果会好些。如果一次不行，那就多次接触，直至将工作完成。她已经能够自如地因地制宜地转换自己的角色了。

卓仪又起一块鱼块说：“多吃鱼可以软化血管。”

慕容笑了笑，问卓仪是哪儿的人。卓仪抬头笑了笑，说还以为慕容听出来了。

慕容说：“听口音是北方的，但有时口音会变的，环境对人的口音影响还是很大的，再说，北方人好像并不怎么讲究吃，弄得最多的就是猪肉炖粉条。”

卓仪笑了笑说：“那倒不一定啊。”她问慕容是不是广东人。

慕容笑了笑说：“刚说过口音会骗人的嘛，其实我是生在北京，长在广东，两种话都讲，但现在哪种话都说不标准了，南腔北调的。”

卓仪说：“那我们算是老乡了。”

慢慢地，两人熟络起来了，她们还交换了各自对美容和化妆方面的意见和看法。

等到喝咖啡的时候，慕容突然问卓仪是否参加过选美。

卓仪说：“在学校参加过模特大赛，还得过冠军呢。”卓仪说话时脸上充满了神往，眼睛开始迷离起来，她肯定是在回忆那段美好的青春年华了。

“难怪啊。”慕容自言自语了一句。

卓仪说：“你问这些干什么？”

慕容笑着说：“好奇嘛。”她盯着卓仪看了几秒钟，说，“你给我一种惊艳的感觉。”

卓仪说：“你算是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吗？”

慕容反问道：“你说呢？”

卓仪说：“我真的弄不懂，艾小明怎么会说我没有女人味呢？”她边说边叹气，脸上泛起了美丽的哀愁。

“艾小明是谁？”慕容接上去问了一句。她知道自己的工作就要开始了，她在试着变换角色。

卓仪将手上那支摩尔香烟优雅地抽完，才开始说起一些与她有关的陈年旧事。就着淡黄而柔和的灯光，袅袅散去的淡白色烟雾，若有若无的背景音乐，慕容就那么慢慢沉醉在一个美丽女人叙述的故事里，醉眼看她脸上变幻的风花雪月。

在这之后，每当慕容试图解释或者要评判某个成年人的行为时，她总要寻找在他或她的童年时期有影响的事件作为证据。她说一个人少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对人的个性形成甚至一生都影响巨大，有时还起决定性的作用。

2 十八变

许多年前，至少一直到上初中，卓仪还没有关心过自己长得是否漂亮。那时她还是个身材干瘦的姑娘，身高也不过一米四左右，模样再普通不过了，走进人海里，立马就找不到了。

她的生活和同龄的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男生女生经常在一起打打闹闹，玩着那些简单而快乐的游戏，生活平淡而单调地重复着，没有太多的新意。

当然，比较可恨的是邻家的男孩艾小明。他爱留长头发，每次都要被爸爸骂几次才会去剪。他玩游戏输了总耍赖。他们很爱玩玻璃弹子游戏，他总是在输了以后对卓仪说：“我问你一个问题，答好了我认罚。”刚开始卓仪不知道他的诡计，她的眼睛只盯着他手上漂亮的玻璃弹子。

看艾小明一脸认真，她好奇地随口说：“好吧，就让你一招。”

艾小明一脸诡秘地说：“听好了，你是你爸妈亲生的吗？”

卓仪说：“你这不是废话吗，不是他们还有谁？”

艾小明说：“那倒不一定，你有点遗传学的知识吧？你爸妈的身高可都是一米八，所以你肯定不是你爸妈亲生的。”

卓仪被他气哭了，回击他说：“艾小明，你是个王八蛋！”她骂了他，却忘了他手上的弹子。

艾小明说：“我是王八蛋，你是什么？”他暗自得意自己的诡计得逞。

而卓仪每次总是在哭着跑远之后，才醒悟过来。

当然，他们并不记仇，一两天后，他们又玩在了一起，类似的事情也会再次发生。生活就是这样简单地重复着，让人在不觉中成长。年少时谁也不会感叹时光的悄悄流逝，每个少年心里想的都是快快长大。

对于卓仪的身高，身高一米八的父母也感到疑惑，怀疑是否遗传基因出了问题。但看看她的骨架，又抱了希望，说看样子还会长的。为此，父亲让她报名参加学校的运动队训练，希望通过锻炼，达到长高的目的。

当时的校队教练看了她的样子，还不肯要她呢。她的父亲为此还到学校找了教练说情。教练看到她身材高大的父亲，吃了一惊，决定让她试试。

当然，卓仪那时的生活并没有因为身高受到什么影响。她生活的空间就是两点一线，每天从家里到学校，再由学校到家里，非常简单。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是，她参加了校运动队的训练，放学后回家会晚点儿。

等到她上了高中，也许是到发育的时候了，或者说长期参加锻炼也是一个因素，卓仪的身体变化让人目眩起来。到高中一年级，她的身高已经长到了一米六，是个亭亭玉立的少女了，身体变得丰满圆润起来。

她就像是一朵突然开放的花朵，鲜艳娇嫩，吸引了无数的蜜蜂和蝴蝶在身边打转。而她对这些变化还浑然不觉。

男生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在她的身边打转。递纸条的，写情书的，半路拦住她要和她交朋友的都有。总之，卓仪的日常生活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当然，艾小明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卓仪突然想起，艾小明好久没有和她玩打

弹子的游戏了。的确，艾小明不再和她玩这类游戏，也不再嘲笑她的身高了，因为他的身高只与卓仪相差了一厘米。

卓仪发现，艾小明手上经常拿着书，她惊讶于他的变化。艾小明的贪玩是出了名的，他因此没少挨他爸爸揍。夏天的时候，艾小明隔三五天就要穿长裤，遮挡腿上青青紫紫的棍痕。

卓仪发觉近来一段时间，艾小明常在上学的路上朝她看。甚至有一天，他瞅她家里没人的时候，快步蹭到卓仪的身边，小声问她：“卓仪，我有一本好看的书，想不想看？”

卓仪当时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一本连环画，艾小明进来吓了她一跳，她不满地说：“你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艾小明支吾地回答说怕打搅她。

卓仪放下手上的书，问他有什么事。

艾小明顿时语塞，脸上也红得像发烧一样。他看见卓仪手上的书时，有点惊讶地问：“怎么，你还看连环画呀？！”

卓仪奇怪地问：“怎么不能？”

艾小明脸上泛起了一层茫然的神色，他没有说什么。在他看来，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当然不会去看什么连环画了。

总之，他出其不意的举动总会把卓仪吓一跳。当然，卓仪也乐意和他交换着书看。

他们的班主任张小芸是最看不惯男女生之间交头接耳的。在她看来，这和社会上的那些小年轻打情骂俏没有什么区别。

一到开班会的时候，她总是含沙射影地警告学生不要早恋，说这会影响学习、影响高考。当时大家要么装作认真地听，要么环顾左右，但脸上都显出一副与己无关的神情。

一到了放学路上，大家就拿张小芸的话来开玩笑。

艾小明对卓仪说：“当然了，她那么丑，还是老处女，谁愿意和她打情骂俏呢？”他一连问了好几个男生，“你们愿意吗？”

他们都大声回答说：“我可不想对着她的时候吃不下饭。”